



卷十一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
 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史-編年-通紀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蓋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當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列侯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上二凡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大夫士。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資治通鑑

研究部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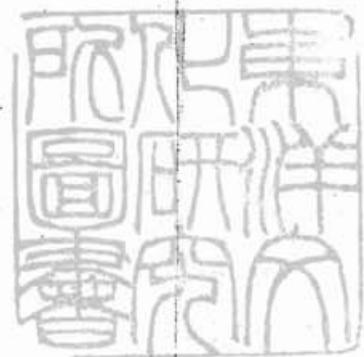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0123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一

起丙寅漢順帝永建元年凡四十一年
盡丙午漢桓帝延熹九年

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
親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
鄭若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頹考叔茅焦之言復修
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慈生疾一旦不
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
臣朝覲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皇太后閹

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隴西鍾羌反馬賢

擊降之

戰於臨洮斬千餘級請率
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

秋七月以來歷



為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

以為尚書僕射左雄為尚書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為石太

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東。孟生。李閔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蓋節為感。臣所發舉。滅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蔡倫。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掖。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滅罪。明及。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



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此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寤。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免官徒

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張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天折。使上有殺功臣之譏。宜急表之。張曰。詔指方怒。言必覆。謹奉曰。明公年踰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采。請從此辭。張乃表諫。帝從之。復故爵土。增置

緣邊兵屯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詔參陽營

兵出屯中山北界。合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走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三月。

旱。○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帝母李氏。居城。

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葬恭陵北。遣敦煌太守張

朗與班勇擊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西域皆服。唯焉耆王。

元孟未降。班勇奏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發諸國兵兩道擊之。朗先有罪。欲徵功自

遂先期至。爵離關。元孟乞降。朗秋七月朔日食。○

以許敬為司徒。敬仕於和安之間。當實鄧閻氏之感。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汚

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初

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

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強與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

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數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

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與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張揖謂曰。天下有一道。出與

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譽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臣之

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行。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行。邦

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遺民。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得懷玉。深藏不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已以從之。然後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上下。其或禮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備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無是數者。則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或者耻不能致。乃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其可致者。乃貪位畏刑之人耳。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謹廉。任不苟進。繫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及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能毀。又不可如張指之責望也。至於偽飾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不

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時又徵楊厚。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奪因以書逆遣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以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堯堯者易缺。繳繳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成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數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國師之子也。少好學。師為司徒。國改姓名。拔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師子。

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遺民。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得懷玉。深藏不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已以從之。然後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上下。其或禮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備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無是數者。則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或者耻不能致。乃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其可致者。乃貪位畏刑之人耳。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謹廉。任不苟進。繫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及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能毀。又不可如張指之責望也。至於偽飾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不

也

辰戊

巳巳

三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旱○秋九月鮮卑寇漁陽

四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修政戒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雨水○

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

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無險之處。難以爲國。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

無險之處。難以爲國。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

徒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也。冬鮮卑寇

朔方

五年夏四月旱蝗○定遠侯班始棄市

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爲河間相

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詢主。王不正服。箕踞

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

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所別。今相謁王。豈謂無禮者邪。王怒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

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

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

自脩過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句

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秋九月起太學初安帝薄於藝文博

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將作大匠

房千八百五十室

陽百元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帝初立

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

諫曰持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

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侍

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雅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

下恩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

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冬護烏桓校尉

耿种遣烏桓擊鮮卑大獲立孝廉限年課

試法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

無常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故巧偽滋萌與城百里轉動

安民為劣弱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

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辭毀或同

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

流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笑皆不滿望皆在此

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罪其獄禱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偽之端絕迎送之損而民各寧其所矣帝詔悉從之而官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陵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等齒帝從之胡廣駁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前世以來或回革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用雄奏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陵秦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實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陽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懷莫敢舉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袁宏曰古者四十

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閏十

二月恭陵百丈廡災

二年春正月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上召郎顛

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鐘之奉亡天下之憂樓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責與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拔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社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小網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國陵大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災感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克

趨參左是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為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蕃宜大。編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獲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就。封乳母宋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高。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廢失大典。帝不聽。華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

唯先帝時。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爵死為海內所懼。快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奉下。而與聖同爵號。懼違本操。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警言封爵至重。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洛陽古與也。帝納之。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宣德亭地拆。八十五文。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

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製。上開國。實乘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總權柄。天道。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更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月之側。聲執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詔為之。望。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斗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

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夫。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變。政教一立。整遭凶年。不足為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完。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痛。則四肢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劫。民猶有咨嗟之怨。若百姓。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瞻。

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乃得釋。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澹。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秋七月。太尉龐參免。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

左右所毀。司隸乘風案之。參稱疾。廣漢上計孫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黄門視參疾。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鮮卑寇馬城。是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

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擊破北匈奴。獲單于母。

○五月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廡請雨。問尚書周舉。以

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先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靈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

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圖識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月。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十一月。司徒劉崎。司空孔扶。

免用周舉之言也。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御史張綱上書

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遣謁者馬賢擊

鍾羌。大破之。○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

商病疾不

起。且一年。帝遣使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沓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恠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
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月。烏桓寇雲中。○

十二月地震

宋和

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

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眾人聞知莫不歎憐夫三公尊重無請理許寬之義纖微感榮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幸有他變則朝廷獲言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意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以梁冀為河南尹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品放以善捕滅其宗親武陵蠻反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賓客百餘人武陵蠻反增租賦虞翻曰自古聖王不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未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至是蠻

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二年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討平之

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

境遂

夏四月地震○象林蠻反

象林蠻區隣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

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殺之兵士揮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執轉盛

冬十月

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

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我隨避名而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地震

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揚震事諫之者龔乃止

月還宮

三年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夏閏四月

地震○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

招降蠻寇嶺外悉平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

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駭曰荆揚

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楊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

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

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

至嶺南不復堪聞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

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

吏驢馬之食詔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

發此為刺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

吏民猶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難哉

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

後就微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

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

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徒日南吏民

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贖有

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

意與宣子殊也。唯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官官競賣恩執，唯大長秋良質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冬十月，燒當羌那離寇。

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十二月朔，日食。

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達等伏誅。

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

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達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孟冀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懼，矯詔收縛騰，冀帝怒，收達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梁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鐵獄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詓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和三年。

月地震。○夏四月，馬賢擊那離等，斬之。○秋

八月，太原旱。

五年春二月，地震。○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

五月，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

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商曰：馬續素有謀，與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辟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聚城。

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是月晦。日食。○且凍傳難。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種羌寇三輔。以馬賢為征西將軍討之。初那平。

朝廷以來。操劉秉為并凉刺史。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羌寇武都。燒隴關。

○匈奴吾斯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

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

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

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雖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

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疏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

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見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

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

書言狀。朝廷皆不從。至是果敗。二月。有星孛于營室。○武都太守

趙冲擊破鞏唐羌。詔冲督河西四郡兵。安定上

用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

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

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憐。急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鞏唐羌冠北地** ○秋八

月大將軍梁商卒

初商以上巳會賓客。譙于雒水。酒闌。繼以難露之歌。周舉聞之。

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歿將及乎。至是病篤。救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舍。王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冀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 ○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

商疾 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諸羌寇**

武威 ○是月晦。日食 ○冬十月。徙安定北地郡

○十一月。遣車騎將軍張喬屯三輔 ○徙荊州

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

境內。赦寇盜前蒙。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藏織賜等重賂。梁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解散。

漢安元年秋八月。吾斯等復反 ○遣八使分行

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己張綱郭遵劉琦分

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

勅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

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佗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

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嵩疾。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張綱恨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張綱恨

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

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

網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

乃出拜謁。綱延置坐上。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

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

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

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

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

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

獨理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

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嵩疾。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張綱恨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張綱恨

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

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

網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

乃出拜謁。綱延置坐上。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

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

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

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

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

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管。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而

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

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己張綱郭遵劉琦分

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

勅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

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佗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

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嵩疾。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張綱恨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張綱恨

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

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

網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

乃出拜謁。綱延置坐上。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

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

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

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

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行。職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冬。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二年夏四月。以趙冲爲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

之。○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

斯殺之。○地震。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增

孝廉爲四科。高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等

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

建康元年春。趙冲擊羌。戰歿。冲遣散羌。遇伏戰

死。而前後多所斬。亦衰耗。夏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

烏桓悉降。○立子炳爲皇太子。太子居承光宮。帝

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

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

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

已。覺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還而

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

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九月葬于憲陵○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前親對曰臣

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冠賊繼發殆

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遠以

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下疑亦宜增修謙節聽以備

衛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若者舟

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機者也若能

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論波濤可

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國之

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怨之

以規為下第拜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冬

交趾蠻夷復反刺史夏方降之○九江盜

馬勉稱帝於當塗○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徵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

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

秦皇沙丘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

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徵清河王

蒜及渤海孝王子續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

迎續入即位罷蒜歸國

蒜續皆章帝曾孫為人所

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

焉而續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

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即

之利勿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葬懷陵

迎續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李固

李固

曰今處冠賊軍與費廣新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
小可起陵於憲陵壁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太后委
政李固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
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惡章言曰
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
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廣陵張嬰據郡反
嬰既廢至
是復反

二月叛羌皆降隴右復平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監宰稟

貨賂左右不恤軍事白骨相望左馮翊梁益以恩信招
誘叛羌離滿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討馬勉范容等斬之

太后以餘

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
都尉助馮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撫等破斬馬勉
范容等拜撫中郎
將督揚徐二州事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賜帝即位
喻年安帝承襲

之上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冬十一月歷陽盜華

孟稱帝滕撫進討張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

平
撫性方直不交權執為宦官所惡後論功
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遂卒於家

孝宣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

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
子受業遂學增

歲至三
萬餘生海水溢○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殺帝

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

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惡虜
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冀餅以進帝

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糞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請蒜。蒜不為禮。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徵。到夏門亭。會帝崩。冀欲立之。騰又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從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畏。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攝。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大將軍掾朱穆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刻除私欲。廣承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秋。七月。葬靜陵。○九月。追封高樂巴等。冀不能用。

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帝。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帝。○十月。尊母區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黃

龍見譙。○夏四月。地震。○六月。以杜喬為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畏冀。羣臣側足而立。唯秋。論定策。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

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上。其為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冀益州刺史。

科蒿糾發其姦。冀恨焉。因以它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焉。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冀屬喬舉。記官為尚書。喬以官為減罪。不用。由是日許冀。

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

李固杜喬獄殺之。官者唐衡。左信等共譖杜喬。帝亦怒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

劫其相謝暹殺之。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為已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馮融為作章表。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慙。長歎流涕。冀使人齎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遂與亮班皆隱。

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

二年春正月帝冠○三月白馬羌寇廣漢○夏

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改清河為甘陵

惡清河名乃改焉 秋大水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大水○九月地再震山崩○前朗陵侯相荀

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

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緜靖蓋汪爽肅專並有

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領陰令茂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

層性簡允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爽嘗謁膺因

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

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鄉者皓曰明

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

就倫用吏寔懷微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

乞從外署不足以此塵明德於是卿論惟其非舉寔終

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

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

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長修德清

聲名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那

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前君清識難尚雖君至

何中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賊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

鄰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

聲名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那

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前君清識難尚雖君至

何中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賊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

鄰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

有通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璉曰
第何太無卑白邪璉以白詰詰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
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
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和順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三月帝

還北宮○葬順烈皇后○封大將軍莫妻孫壽

為襄城君壽善為妖態莫寵憚之莫愛監奴秦宮出

入壽所刺文二千石皆謁辭之莫壽對街

為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起瓦死巨數十里移檄調生

免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莫用壽言多斥奪諸梁

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御史朱穆奏記曰將

十餘人皆貪饕凶滿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

大巨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與傾舟覆慮實

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

事宜時易守非其人者誠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通清一則將軍身

專事顯德耀無窮矣莫不納莫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

任其子弟以為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莫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莫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

不得通使者詐稱佗客蕃
害殺之空左轉修武令
夏五月專博園匠貴人

曰孝宗后○秋七月梓潼山崩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莫罪

詔以俸贖羣臣朝賀大將軍莫帶劍入省尚書張陵

劾奏莫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

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前也

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權序。今申公憲以莽私恩。不與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莫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不疑自耻。第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莫不欲合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莫諷有司奏融貪濁。見咎徒。方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書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况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禁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性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委之。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北匈奴

寇伊吾○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崔寔

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敬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觀。或荒耽著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諫。厥傷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位。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蠢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旋決壞。拔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執之。騰於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

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馬駟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勸。輒執以救之。豈暇為和響。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石趾者。棄市。管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定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定猶病其寬。何哉。蓋豪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究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之。

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於是有所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絲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建于寘。

攻敬殺之。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死。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

王命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以告敬。煌太守馬達會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敬貪立



功名前到于寘。設供請建。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獨成國主。簿秦牧持刀出前。斬建于寘侯將輪。等遂會兵攻敬。斬之。而自立為王。國人殺之。馬達聞之。欲擊于寘。帝不聽。以宋亮代達。亮到。開募于寘。命自斬輪。焚時。輪焚已死。乃斷死。地震。夏。人頭送敦煌。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四月。孝崇后。臣氏崩。

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五。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

月。葬博陵。○秋。七月。日食。○冬。十月。地震。

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

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

史。令長聞穆濟河。解甲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勅諸郡貧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借

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翁則令伊顏化為禁跡。而穆獨充然不顧身害。非惡禁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自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設。爰刈小民。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石。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地

震○夏蝗○東海胸山崩○封乳母馬惠子初

為列侯○秋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帝校獵

上林苑遂至函谷關○泰山琅邪盜起

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夏南

陽大水○巴益郡山崩○秋南匈奴左莫鞬臺

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南匈奴左莫鞬臺耆等反

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

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

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

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降

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四匹金鏑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

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

都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秋鮮卑檀石槐

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施

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立庭於彈汗山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

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蓋據匈奴故地東西萬

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

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以韓韶為高麗長公孫奉

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

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

者以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

縣界。詔開倉賑之。王者事不可。詔曰。長活壽壑之人。而以此伏罪。舍笑入地矣。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壽。蓋以德政稱時。遣中郎將段熲擊泰山琅邪人謂之。類川四長。

羣盜平之。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類偽退。設伏虜反。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至是詔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二郡賊。大破之。斬其帥公孫舉。東郭寶。獲首萬餘級。餘黨降。封熲為列侯。冬十二月地震。

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閏月晦。日食。蝗。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僭及太學。在平。民僭。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置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

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瞰三光之文耀。天下之心。國家大事。察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吞室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區。披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長沙

變反

延熹

元年夏五月。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欲在梁冀。冀叔考授。

死於獄中。帝由是怒冀。

蝗。大雩。秋七月。太尉黃瓊免。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十二月。南

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并

涼一年租賦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

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

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

子馬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凶

悍因衰綠隙而將帥不忠聚姦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

無效宜改任牧守去斥姦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

涼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

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以張奐為北中郎將烏桓

燒軍門也赤阮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譟謂

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

徵陳龜還龜不食而卒梁冀與陳龜素有微怨

上疏請誅之不以種暠為度遼將軍高到營所先

庚巳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蜀郡夷寇營壘陵○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夏大水○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梁后持姊兄執奢靡妬忌寵衰

疏之憂葬懿獻皇后于懿陵○八月大將軍梁

憲而崩

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

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

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舉與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為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讒諛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眾。威行內外。天子拱

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己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

家竟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曰。超。左。超與梁氏

有隙。徐璜具璆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超入室定議。帝

鬪超。臂出血為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憚入宿。以防

其變。珍收簿。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勅丞郎

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璆將虜騎虎

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

棄市。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貲。以業窮民。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散其苑囿。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

世謂之五侯。以黃璆

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

少屬清節。曾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陸

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雖豪之

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根多對曰。臣之所舉。自非

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

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

能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皆不至。尚

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穉。豫章人。家

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

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穉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

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大

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奠

祭。起。弟。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綿一兩。暴乾覆之。到家

外。以水漬熱。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醢畢留謁。不見。喪主

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

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

哉。遂隱。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身不出。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

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衆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

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巨萬。侯覽上。歸官官矣。五侯尤貪。縱領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言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擬封諸巨萬戶以上。高祖開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諱也。今官位錯亂。小人鵠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發不諱乎。帝怒。建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質。並上疏為請。皆坐免黜。管霸亦言。雲衆狂慙。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黃瓊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登官克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威。而李雲杜衆。

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復懼。蓋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冀門與冀共構姦執。臨冀嘗諫。乃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冬十月。以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不省。

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燒當羌反。校尉段熲擊破之。以陳蕃為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復上疏曰。夫諸侯

上象四七。蕃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官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為鄉侯。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載貪放。兖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羽。羽覺之。捕繫雒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茲應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種亦以它罪徙朔方。種倫之曾孫也。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發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陛下以鄧禹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孽。有虧尊嚴。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故王者賞必酬功。爵以甄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邪臣惑君。亂妻危主。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審察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知不免。遣子基。基變。歸鄉。

里燹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家與二兄謀。謀匿燹。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項難作。州郡收基。燹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天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燹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燹姓名為酒家僮。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燹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燹曰。吾家血食將絕。第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社而已。燹謹從其誨。後成卒。燹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單超卒。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而祠焉。單超卒。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殺百姓。與盜無異。屠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左伯也。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耻之。即日棄官西歸。唐

衡兄玳為京兆尹。以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
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
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

破降之。羌晨薄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
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

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夏五月。漢中

山崩。○秋七月。長沙零陵蠻反。○冬十一月。九

真餘寇復反。以夏方為交阯刺史。降之。方威惠
素著。賊

相率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

庫火。○夏。以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以禮化
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

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
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五月。有星

孛于心。○雨雹。○六月。地震。○岱山及博尤來

山裂。○秋七月。減百官奉。真王侯半租。賣關內

侯以下官。○九月。以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
守。除煩苛。禁非

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
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佗守時吏發求。民

聞。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
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久。諸羌復反。殺段
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頽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羌寇并海臣頽將淫

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頽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閔歸罪於頽。頽坐微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加岐，年五十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感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五年春三月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

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

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

涼州復通。規條奏收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持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皆詣

降。夏零陵賊入桂陽，艾縣賊攻長沙。○地震。○

冬十月武陵蠻反

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

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殺爽而走。

徵肅棄市。復爽門人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

之。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壞。

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受降十餘

萬。荊州平定。緄推功於以楊秉為太尉。○下皇甫

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遂

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奏李翁等五臣。支黨半國。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交構豪門。競流謗。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官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於車完封。焉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官。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誓而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秋武陵蠻復反郡

兵討平之馮緄坐免

七月武陵蠻復反。官素惡之。馮緄以軍還。盜賊復發。免之。

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陳蕃上疏諫曰。安

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

十二月以周景為司空

時官官方熾。任入

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

中郎將

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及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為奐才略兼優。宜以段熲為護羌

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以段熲為護羌

校尉

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為校尉。會

尚書朱

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

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

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

太后。以女上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

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

發疽卒

七年春二月。邳鄉侯黃瓊卒

瓊薨。謚曰忠。四方名

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

徐穉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

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穉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穉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

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

學善談論。初游雍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

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冀。割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笑。割

路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
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
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
之。對曰。龍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亦勸令遊
學。陳留中屠豕為漆工。鄆陵庾乘為門士。奉奇之後。皆
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真不絕俗。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佗。泰舉有道不說。
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
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諄諄不息。徐
釋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違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薄陰黃允以雋
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
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
蒙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

數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初允與漢中晉文經。恃其才
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道賓客。公卿大夫遣門
生問疾。郎吏雜坐其門。三公辟召。輒以訪之。符融謂李
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
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
並以罪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七。為
滂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令子弟就學。賤郵窮。春
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曰。
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
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日之忿。棄
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
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
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喜。香
主簿。謂之曰。聞在滂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
志邪。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免曰。秋。香
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資。香使入太

學與符融比字。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
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
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寓之。泰
嗟歎起拜。赫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雖安居。必
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
翻思過者。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
不應徵辟。卒於家。三月。隕石于鄂。○夏五月。雨雹。○荊州

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平之。度尚募諸蠻夷等

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渚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乃言
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中令軍
中。悉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
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歆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
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踊。

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
設備。更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封右

鄉侯。冬十月。帝如章陵。時公卿責賊車騎萬計。徵求

購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
比司。謙枝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
干擾。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
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
之路。於是乃止。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帝還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

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中常侍侯覽免。

左悺自殺。貶具瑗為都鄉侯。侯覽第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被



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官
官本任給使省闕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裁政權
中常侍侯覽第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舉重
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遂歸本郡書奏
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趙奉近官
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善君傳曰除
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
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
司隸韓續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元太僕稱廢皇后鄧
皆自殺又奏具瓊兄恭藏罪瓊貶都鄉侯廢皇后鄧

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

翰作左校

宛陵羊元羣罷北海郡減汙狼籍郡舍湘
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第遷為山陽太守以
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

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
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翰作左
校

詔壞諸淫祀

特留洛陽王真夏五月太尉秉卒

以劉瑜為議郎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
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乃至上

書言中官不當裂土傳爵嬖女冗食傷生費國第舍增
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考事公行賂賂
民愁鬱結去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或賣首級要賞父
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陛下又好微行近習之家
賓客市買因此暴縱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
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詔問灾咎之證執
政者欲命瑜依違其辭乃更策
桂陽賊攻零陵度尚
以佞事瑜對愈切拜為議郎

擊斬之

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掾史
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

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牙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藏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詔以為中郎將討擊斬之復以尚為荊州刺史銖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尚懼為已負乃偽言蒼梧賊入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會赦磐不肯出曰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以苟免求受段熲侵辱乃徵尚面對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原之

擊西羌破之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斬首二萬

獲數萬人降萬餘落封都鄉侯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蕃讓於太

郎王暢弛刑徒李膺不許暢龔之子也嘗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埋井夷竈功曹

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懇用刑不如行恩學學求瘼未若禮賢舉臯陶不仁

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八月朔欽田畝稅錢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為皇后采女田聖有寵帝將

立以為后時竇駘之玄孫武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

特進封槐里侯以李膺為司隸校尉陳蕃數言李膺為親劉祐

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立政之要記功忘失規前

鑿荆均吉甫之功祐戴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

不虞善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特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遂還京

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寬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下意獲遠戾之罪。自知蒙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珍之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護曰。汝第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虜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劉寬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者。首爽對策曰。昔

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與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夏禮之中。魯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

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切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司隸豫州饑者。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規欲求退。數上病。不

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遣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夏四月。河水清。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

子於濯龍宮

以文廟為壇。飾淳金鉅。六月。南匈奴

奴烏桓鮮卑寇掠元郡○秋七月諸羌復反○

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殺

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尉李

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

蕃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福為尚

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謔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搗遂成尤

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

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晁為功曹皆

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

讎滂甥李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用為吏滂不召資

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零寧受笞而死滂不可

資乃止於是二郡為謔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

全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爾太學諸生

三萬餘人郭泰實處為真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

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

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劉瓛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刃。翟超黃淳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申屠嘉召責鄧通。蓋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臣切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大寒。竹柏傷枯。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瓛成瑨志除姦邪。而速加考逮。三公乞哀而

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黃老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父生。思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若欲不去。殺罰過理。柰何。欲如黃老淳屠乎。尚書奏。指違經。誣上。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瑨瓛竟死獄中。瑨瓛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惜之。岑暉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

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譽，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晁竟獲免。彪嘗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此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第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遠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

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以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匈奴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塞之。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奐誅其首惡。慰納綏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高麗。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齊治通鑑綱目第十一





